

# “跳楼模式”中的孩子



作者 郑委 北京大学出版社

2008年9月，我在河南濮阳讲课时，一位母亲把我叫到一边，满脸焦虑地讲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。她的女儿上小学二年级，有一天放学后，这个孩子突然很严肃地对她说：“妈妈，我要和你正式地谈一谈。”

妈妈很惊讶，女儿从来没有这么严肃过。她问女儿：“你想谈什么？”女儿说：“妈妈，如果你再逼着我学习的话，我就自杀！”她震惊了：孩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

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女孩为什么想自杀？因为她把解脱当幸福。

妈妈每天逼着她学习，她无论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妈妈的要求，这使她当下的生活没有快乐，也不知道将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。所以她现在不快乐，未来也没目标，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，便有了解脱的想法。

很多孩子会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要是不上学就好了！”“妈妈，你要是不生我就好了！”“妈妈，活着真没意思，太无聊了！”

孩子说出这样的话，已经给你敲响了警钟——他不快乐，人生没有目标，活着没有意思。他在逐步形成“把解脱当幸福”的价值观。

我常警告家长，孩子小学阶段不大可能出问题，因为这时他们无法反抗家长，但隐患已经埋下了；如果家

长不及时解决问题，孩子到了青春期，问题就会暴露出来。

现在有网瘾的孩子越来越多，许多家长痛诉孩子不争气，痛诉网络的危害。其实，这并不是因为网络多吸引人，而是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快乐和目标。走进网络，是对现实的解脱。

把解脱当幸福的孩子，其实在小学三年级以后就有明显的特征，如果那时家长想办法调整，很容易让孩子转变。但家长们还是不断要求孩子，不断指责孩子，一步一步“帮助”孩子形成了“把解脱当幸福”的价值观。

我将这类人的生存状态称为“跳楼模式”。

一个人为什么会去跳楼？一定是对当下生活不满意，觉得没什么可留恋的，将来也没有希望，活着没意思。

中国大部分孩子从懂事起，就在家长的不间断灌输下建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——考大学。等他们考上大学，就没有了新的人生目标。从小到大，这些孩子在“快去学习，别的让爸爸妈妈来做”的教育下，不会独立生活，不会与人相处，抗挫折能力极差，一遇到挫折，他们就选择极端的方式来解决。

“妈妈，你要不生我就好了。”这句话是潜意识对现实的解脱。家长朋友，如果发现你的孩子有这样的苗头，请及时帮助他。

此外，还有些孩子因为达不到家长的高要求，慢慢沦落到了另外一种状态：“吸毒模式”——把享乐当幸福。

现在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，被家中6个大人“伺候”着，很容易就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，所有的事情都由家长包办，他们渐渐形成了“把享乐当幸福”的价值观。有一部分孩子大学毕业后，受不了竞争的压力，就呆在家里“啃老”。我将他们这种生存状态比喻成“吸毒模式”。

吸毒的人都知道吸毒不好，但他们为了眼前的欢愉，哪还顾得上明天？这样的人在享乐过后极度空虚，再去享乐弥补空虚，周而复始，形成了过一天享乐一天的价值观。

# 纳伊瓦：婚姻生活

在我们这里，大多数女孩都早早嫁人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，就已经想嫁给奥萨玛了。我喜爱他的一切，他的外表、他温和的谈吐，还有他强悍的性格。

最终，在我十四岁左右的时候，奥萨玛开口了。那年夏天，他们来叙利亚拜访我们，呆了很长时间，我俩每天都泡在一起。当他们返回沙特阿拉伯时，他和他妈妈谈到了定亲的事。阿丽娅妈妈对这桩婚事很满意，她的儿子要娶自己兄弟的女儿，这会让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亲近。

1974年，我结婚了，当时我将近16岁，我的丈夫奥萨玛17岁。

婚后，我随丈夫来到了吉达。尽管只能透过黑色的面纱去看这个城市，但我没有失望，因为吉达被誉为“海之新娘”。吉达的一切都是美丽的，不论是碧蓝的大海、宽阔的林阴道，还是别致的民居。

结婚快一年的时候，我感到了身体的异样。阿丽娅妈妈说，我怀孕了。

怀孕是一种绝美的感受。奥萨玛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，像所有的沙特男人一样，他期望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会是一个男孩。

我怀孕的过程很轻松，却经历了无比困难和痛苦的生产过程。我没有去医院，而是由家里有经验的接生婆照料。分娩如此折磨人，以致我焦虑的丈夫宣布：“从今往后，纳伊瓦都要去医院生孩子。”看到第一个孩子的小脸时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欣喜。他很健康，感谢真主的保佑，我们将他命名为阿卜杜拉。

阿卜杜拉是个早产儿。在他不到一岁半时，我又怀孕了。1978年，我刚从19岁长到20岁，就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为阿卜杜勒·拉赫曼。

1979年伊始，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。我觉得真主一定会保佑我这次生个女儿。很多沙特妇女都嫉妒我，因为儿子在这里是最珍贵的，而我却偷偷地盼望着一个小女孩的降生。

我丈夫马上就21岁了，他在阿卜杜勒·阿齐兹国王大学上学，主修经济和管理，但他对宗教的课程十分感兴趣。我丈夫也在慈善机构做一些事情，对虔诚的信徒来说，这也很重要。

一天傍晚，他回到家，突然宣布：“纳伊瓦，我们要到美国去旅行。带着孩子们一起走。”

我很震惊，说实话，这是我第一次陪同奥萨玛旅行。那时，阿卜杜拉



作者 简·萨森(美) 金城出版社

只有一两岁，阿卜杜勒·拉赫曼还是襁褓中的婴儿，不到一岁。我怀着孕，忙于照料两个孩子。旅行的细节我已记不清楚了，只记得我们飞到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地方——印第安纳。奥萨玛说他要见一个叫阿卜杜拉·阿扎姆的男人。这是我丈夫的事，我没有问太多。

人们会惊奇地发现，我曾到过美国。我们只在那里呆了两周，其中一周，奥萨玛去了一个叫洛杉矶的地方见一些朋友，我和孩子们被留在印第安纳。

1979年12月，苏联入侵阿富汗。很多沙特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对苏联的进攻感到震惊，我丈夫表现得格外激烈。他坚持搜寻阿富汗的新闻，从穆斯林的报纸和国际新闻媒体上寻找。他知道得越多，就越焦虑。

很快，阿富汗的战争占据了我丈夫的生活。

1980年6月，我又怀孕了。我怀的第四个孩子精力充沛，常常在肚子里踢我，把我折腾得够呛。

幸亏奥萨玛仔细地记录了时间，并于1981年3月我临盆时回家陪伴我。当我告诉我我得去医院的时候，他兴奋的样子完全不亚于我生前三个孩子时的状态。他开车带着我飞快地向阿克善医院驶去，吉达街上的景象瞬间就变得模糊了。

尽管肚子里的孩子让我剧痛不已，我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。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**洛阳网**  
**WWW.LYD.COM.CN**  
 ——洛阳人的网上家园  
 点击生活 服务无限

地址：洛阳新区开元大道报业大厦22层 广告热线：0379-65233618